

告

陳某榮

(春映)

(仲雲)

洗兒錢果贈情親，綉子盤絲巧闢新、記取金砂蚌珠貴，大家風範學夫人、秋菊風花各有時，先教生女作門楣，東風常護深紅色，結下榴開第一枝、

(主
(人

有冷輝透影，時針已指十二圓桌而坐，桌上陳一墨色小杯，兩瓶俱寂。其點綴於橫街者，閃發光，而電柱之光尤適對之。若者明者滅之路燈，及天空星而已，靜橫十號之短垣，而此七八壯者，則口誦指非，一黑衣少年，隱伏其上，而此標，均作猶矣，一似得之非，約可辨。手事可二十許，今纔相對笑，離萬分且又似笑，西裝輕履，其銳利之目，之主人翁，斷無能力作趙壁之，向向垣內二樓逼視。未嘗和，餘語因聲細不能詳，斯時垣，樓電炬通明，七八壯者環，乃移步而前，雙手彎指牆。


徐碧雲玉堂春之我見

(九室)

得數十、端緒頗繁。正俯首疾走之際，忽遇男女七八人截徑，將其衣搜出，且大罵打劫加，突有紳某指其旁，謂其意欲之摩，趨而視之，則陳某也，遂與一再勸解，乃得脫。紳某指之曰：兩年壯力，何不重為學，而習此汚穢之事？予聞而慙，若且愧乎！此紳某，乃有長大之恥，亦爾父兄所恃重之者耳。陳某曰：非好為也，祇於耳。紳某遂贈銀三十金，使歸而洗心，改談生計。決不再蹈陳某之覆。陳某其理理則曰：唯唯。非君之賜，月夢重困，實荷恩無既也。陳某別，嗣後陳某深自懲艾，詞，尤非天賦歌喉所能應付諸韻，殊有發笑，要知蠶生此戲。一日，

徐碧雲玉堂春之我見

(九重)



完，起解一搥，雖略減詞，亦覺適可而止。以視徐之不減詞，兩日涼涼完，其輕重差別豈可同日語耶？又對宴此戲唱工，除會審一搥不計外，只監會一段元板及復審一段快板，唱工並不算多，而捧出一份子，吹噓之甚，有如是者。程繼先之王三公子，會審時對二司之冷笑，神氣妙絕，監會團圓證審演出，亦無甚可指。蔣梅喜福甚當行，吳昆荃紅袍，則秀園耳，郭春山煤炭，冷冶有指。諸如香皮氏，稱職而已。總之，藝豈此戲，編排之劣，八莫知有之，而最惡者，莫過蘇二之兄堂認妹及櫃中藏寶吏竊那口供兩節，櫃中藏吏搜戲法，故郭春山場時說「這位老爺變戲法絕妙科單」，風韻碧，至蘇二之兄公堂認妹一節，笑如其來，真明其妙，蓋蘇場蘇三之兄，既未露面表白自己身世，一且忽堂堂認妹，觀客幾不疑將軍自天而下耶，可笑之至。

惟聞之、今日遲年、諒云歲、三
多乃謂心性、曰、既如此、先生可
否至廳前稍待、心性笑曰、吾輩辦
偵探事、雖至數月猶不告勞、剗片
刻戲、乃偕出休息於廳事前、金鐘
鏦然、警報四下、僕人乃言俞先生
歸矣、志祺既入、見心性及主人在
廳前、亦趨前爲禮曰、請心性先生
午安、心性見志祺人與公禮、亦舉
手讓坐、並詢三多曰、刁先生、被
即貴司庫之俞先生志根乎、三多領
首稱是、

金龍牌香



大聯珠



西門街上

爽 十

我成了職業的關係，每天必定要經過西門，最多的時候，約有六七次，最少也要經過二次，我的椅上是住在西門，所以西門同我真是離不了的好朋友，而西門街上離不如南京四馬路的水馬龍，繁榮熱鬧，也是我經過得多了，却覺得西門街上，到也有談談的價值，可是從何

相面拆字的老先生，是我父親的第一種。這位知道上海城隍廟，是相面拆字的常事之地。當我們帶着提燈巡廟的時候，我們倘使碰過這種先生們的面前，他們就要拉客式的招呼你，若是不理不睬他們，到也罷了，若是立停了對他們不看，他們就曉得生意來了，竭力的對你而孔上着，嘴裏也就滔滔不絕說起來了，真是可齊而無可齊。在西門街上的舊廟現象，也能夠時常遇着，因為西門街上的相面拆字者，却也不讓手搖圓扇，最少的總有七八個，最盛的時候，就要加上一條，而且攔去相面的拆字的手續之外，還有幾個，聽說也是屬於相面拆字之流，只是相面而拆字的手續，却是和平常的不同，那種呢，待香道來，一種是「舉進不語」，立起說明，「當他做營業的時候，是盤腿坐在地上，用筆在你的手心上寫字問你，然後用紙批你的命運，他坐在地上，是永遠不開口的，你若不識字或看不懂，他就起來解釋與你聽，據說坐絕不開口，也是有祖師的，還有一種是叫做什麼元寶神數，用一雲布袋，裏面裝了許多東西，你若去請教他，他就教你從袋中摸一樣東西，他看了這件東西，判斷與你聽，起先我祇道他裝裏裝的是元寶，有一次有人去請教他，我在旁一看，摸出來的，却是一只匙，又有一次又見人，摸出的却是一個錢圓，我方知道裏邊并不是什麼元寶，還有一

尺寸是怎樣的命運。其中有幾個倒。生意興隆。座上客上滿的。有幾
個是最早的。他算命先把你的一左手一握。他有一張。裏面註記多少
。是怕不幸之至。一天有時一個生意也沒有。垂頭喪氣。飯飯也弄不
。有恐怕祇好餓一天了。排字當中。有一個叫做滿天星。生意要算最好
。每天據他自己說。祇少要排入九十個字。起先不過在內地自來本
。大司木運居士的門前。擺一個攤子。後竟在對門借了一間房子。居
。於此。日夜。門庭若市。可稱為西門的小糊塗了。現在女相
。士俱出風頭。葵清啊。蓮葉呀。諸位不知道西門也有幾個女相家。不
。過都於徐娘已老。風姿毫無。其中有一個的芳名。好像是叫素梅女士
。在懷安里口擺攤。有一次有一個女子正在請他算信。我擠上去一



夢裏艷影

(毛雲翹)

柳火舒紅。槐蔭結綠。柳岸之薰風未至。蕉窗之夕照猶烘。或泛舟西湖。或浮瓜北牖。人皆苦炎熱。我愛夏日長。維時涼風習習。明月圓圓。

看，幾個字到某很端正呢，有幾個拆字先生因為生意清淡所以幫做生意如小畫蠶呀，五香豆呀，線撻呀，都是他們的附屬生意了，現在栗子上市，西門的栗子攤，也乘時擺起，祇少在五個以上，內以丹鳳樓藥舖門前的一個，和玉德記要算最大，其餘規模較小，每行人駐足而聽留聲機的，每每擁擠不堪，有幾天或最時很利害，晚七時，警察就要來催停止營業了，所以這幾個栗子攤，也大受影響，失損不少呢，我每夜回家，必定要掏出十個銅子嘗嘗的栗子的味道，因為我很喜歡吃栗子，然而吾是一個措大，多吃不起，起碼偶到不可不吃的，栗子的味道，要算丹鳳樓門前的一家最甜最香，玉德記的貨色不及得多了，生意到是錯不多，

好，報的種類也最多，大小各報，以及畫報雜誌，無不俱全。在照相館門前的，却是一個算婦設的，生意到也還好，最推板的，是唐家灣廟口的，一個也許地位不及其餘兩處來得好罷，我是第一個報攤就是王德記隔壁一個報攤上的老主顧了，鋪不多有五六年的交情，因為我具是小有才氣的，一種出版，爭先購閱，而他們的歷史，我也深知的，他們歷史中最有趣的一頁，要算去泰拾親的一件事了，本來這個報攤的老主顧，是一個老頭子，他有一個妻子，和三個兒子，大兒子年紀約有十五六歲了，就是親家翁的主人翁，二兒子不過十三四歲，還是個小孩子，那大兒子定親長久了，去春擇定日子要過門，却不料了那逆的老丈人，却不許，說是還缺少聘金一百，非得發到，人是不放的，然而這說着一個小小的報攤度日，一時如何掙得幾百的銀頭來呢，沒法想，過了幾個朋友，給那逆一個冷不防，把新娘子搶了過來，等到那丈人起來，生米已成飯，但是老丈人頑固得很，天天到報攤來吵吵鬧鬧，後來經得仲連出來攙勸，拿了五十只菜頭，方才了事，這條件正是有趣之至，但是我如何會曉得的呢，原來有一天我前去買報，那親家母同親家翁，正在大吵特吵，後來還那報攤上的老板老太婆已告訴我的，現在那新娘媳久已在報攤做小老板娘了。

別
上
夜
中
去
樹
獨
坐
。一
卷
呼
唔
。非
爲
桃
李
笑
人
。抑
亦
自
嫌
寂
寞
也
。於
是
迨
與
蓮
飛
。頭
宜
一
游
夜
景
。以
舒
煩
悶
。乃
買
舟
一
棹
。欸
乃
聲
聲
。送
子
往
醉
西
子
湖
。濱
之
湖
光
晚
景
矣
。時
值
荷
花
盛
開
。幽
香
十
里
。當
此
薄
暑
蒸
人
之
夜
。扁
舟
欸
入
荷
葉
深
處
。恍
如
身
入
清
涼
世
界
。飄
然
馭
風
神
仙
不
啻
矣
。正
排
徊
間
。忽
聞
悠
揚
之
簫
聲
。自
遠
入
耳
。繼
又
鶯
鶯
鶯
鶯
。婉
如
出
谷
之
鶯
。雖
未
見
伊
人
。而
聞
其
聲
。足
使
人
迴
腸
蕩
迫
。噫
。當
此
夜
闌
人
靜
。誰
氏
女
郎
。作
此
霓
裳
雨
衣
曲
。而
點
綴
此
風
月
良
宵
耶
。予
聞
之
。不
諫
不
諷
。心
動
。乃
舍
舟
登
陸
。循
聲
而
往
。不
數
武
。見
精
舍
三
楹
。四
圍
繞
以
竹
籬
。池
柳
亭
台
。殊
幽
雅
幽
雅
。假
山
亭
下
。隱
隱
一
對
玉
人
。香
亭
玉
立
。衣
袂
輕
紗
彩
。執
白
扇
風
。風
塵
霧
縠
。綽
約
其
姿
。嬌
態
曼
秀
。麗
若
天
人
。年
長
其
貌
美
。而
幼
者
更
覺
傾
城
。其
時
天
空
朗
月
。借
清
銀
光
萬
道
。斜
映
於
翠
衣
紅
裳
。益
覺
嫵
媚
生
動
。斯
時
彼
二
妹
者
。相
偕
臨
巖
於
荷
池
之
畔
。戲
以
絢
風
撲
流
螢
。其
輕
盈
嫵
媚
之
態
。明
媚
幽
幽
之
姿
。一
若
與
天
空
之
月
。較
量
纖
妍
。幾
使
人
不
辨
其
爲
月
貌
。爲
人
面
。誠
所
謂
伊
之
美
。良
玉
不
足
喻
其
深
。好
花
不
足
喻
其
嬌
。豐
致
媚
媚
。自
有
一
種
不
可
思
議
之
嫵
媚
。古
語
云
。『櫻
桃
樊
素
口
。楊
柳
小
蠻
腰
』。不
當
爲
彼
二
妹
寫
照
矣
。噫
嘻
。欸
紅
十
丈
。不
意
有
此
絕
代
之
麗
妹
。吾
敢
謂
其
非
俗
骨
凡
胎
。當
是
大
羅
仙
子
下
。謫
者
乎
。余
於
此
時
。不
覺
中
心
如
醉
。正
遂
巡
閱
。見
珠
簾
捲
處
。一
花
溫
信
年
長
之
麗
者
。手
携
小
紗
燈
而
出
。對
余
曰
。先
生
何
冒
風
露
。而
作
門
外
漢
耶
。言
訖
肅
人
人
。余
心
訝
之
。恐
爲
妖
異
。予
不
敢
前
。彼
似
已
知
。笑
言
曰
。起
來
非
事
人
地
。請
弗
疑
。饒
人
。幼
者
已
越
危
階
以
迎
。乃
相
偕
引
至
一
處
。額
曰
鏡
花
水
月
樓
。四
圍
室
中
。則
見
流
蘇
帳
幔
。琉
璃
燈
明
。湘
簾
斐
几
。不
染
纖
塵
。壁
設
琴
鼎
。別
有
幽
趣
。而
一
種
芳
芳
之
氣
。非
關
非
麝
。尤
足
令
人
神
清
目
爽
。未
幾
。酒
肴
上
席
。乃
共
推
余
居
首
座
。其
有
味
之
美
。酒
香
之
冽
。迥
異
塵
世
。觥
籌
交
錯
。笑
語
無
拘
。席
間
余
詢
其
姓
氏
。知
爲
花
氏
姊
妹
。長
名
藉
香
。幼
名
蓮
站
。惟
細
詰
其
身
世
。但
見
伊
人
臉
波
微
羞
。俯
首
結
衣
。狀
如
不
勝
羞
澀
者
。余
觀
此
狀
。乃
不
復
詢
。比
至
杯
盤
狼
藉
。而
多
情
月
姊
。愈
顯
殷
深
。故
吾
人
殊
尤
未
忍
辜
負
良
宵
。復
信
步
月下
。留
連
安
色
。既
而
復
又
湯
經
舟
。攜
紅
衫
。泛
綠
波
。徐
入
藕
花
深
處
。一
賞
。白
蓮
香
荷
初
過
雨
。紅
藕
嬌
弱
不
勝
風
之
清
味
。舟
中
旋
聞
彼
妹
並
唱
歌
曲
。嬌
脆
宛
轉
。聽
之
動
聽
。余
於
此
時
。不
禁
心
曠
神怡
。魂
爲
之
蕩
。俄
而
神
魂
疲
倦
。已
入
睡
鄉
。及
至
一
覺
醒
來
。啟
目
視
之
。則
臥
於
藕
花
湖
畔
。細
思
前
情
。尤
歷
歷
在
目
。惟
護
聞
間
所
謂
彼
妹
者
。邈
不
可
得
。轉
輾
尋
繹
。乃
知
卽
荷
池
之
蓮
藕
精
靈
耳
。詫
爲
異
事
。急
覓
路
而
歸
。自
好
花
好
月
圓
之
夕
。每
一
回
憶
。耳
際
猶
彷彿
聞
歌
聲
也
。

者，因特介紹之，先爲讀者告，少年非他，心性先生是也。心性幼讀於國立陸軍學校，暇輒披覽偵探小說爲樂，日久成癖，寢食必俱，待卒業軍校，即專心研究，頗有心得，乃試爲近隣偵失物、無物歸原主、煙囪日著、遠近聽聘者不絕，政府遂給特許証及獎狀，允其爲素往包探，日昨心性方乘輿馳於觀衆案、生猶未定，忽待持一函進，心性亟拆閱之，則爲富紳刁某所發，略謂：心性先生台鑒，昨日夜半，乘將就寢，忽有巨聲發於庫房，亟趨視之，則庫門大開，管理僉衆，僵倒可地，檢點一切，別無所失，惟祖於墨色寶杯一，不翼而飛，乃急赴遺醒齋，面詢其當時情形，則未必然法能對，惟言彼開庫門時，忽有巨不突聲，並有惡異，余一嘆即昏然倒臥，不知人事，今始得醒，庫中失物，竟未之知，噫，先生，杯爲祖遺，上有杯銘，爲世所罕，尙乞

街刁宅而去。既至開署入報，三多相接，心性乃與之握手公議，三多見心性，接待頗殷，心性則謙遜不遑，言談間，三多明瞭，曰：先生是案路情，函中已言之，今請先生動驗，以便入手辦理，俾得早日珠還也。心性點首，三多乃前導入庫房，心性即連其銳利之目光，細察破綻，但見庫門大開，足印錯雜，銀箱機紐棄於地，古玩雜陳，別無他異，心性乃詢曰：刁先生，貴司庫僉先生今何在，三多答曰：彼因昨晚受驚，今已竄於後屋臥室，先生其欲面彼乎，心性曰然，君可導余入彼室也，三多乃偕心性入後屋，向僉志根臥室而來，既抵房外，則室門緊閉，推之不開，三多乃呼曰：僉先生，心性先生已爲余來偵探此案，今欲面先生有所詢，速啟門，逕呼數聲，並無動靜，三多詫曰：其入睡耶乎，招待役詢之曰：僉先生可他出否，侍者曰：今晨僉先